

遇有殺冤家在於腹中飲食血肉脹塞心胸欲害其命因後園取死之際遇吾隊伏今有香火感吾下降吾當為汝永除此冤更無執對於今夜二更一點就汝卧牀前地點輪燈七七四十九梳替代一身用名香淨水紙馬供養至四更盡就彼呼女子小字年月日時連替代金紙燒與前生冤魂其胎不過月日自然消散居異禮謝紅光漸散乃知真武回馭堯年燒奏了畢立下疏契候女子胎患消散願將此宅并後園捨為真武降聖行宮其女果應月日平安於外有人傳播王金部女子遇真武救濟其身必貴堯年見授襄州通判遷改新宅纔辦承舒州太守謝方平為次男景祥議親遂納禮成結堯年面將宅并園興蓋殿宇計會舒州及監司等處保奏朝廷頒賜名額准中書劄子取問王堯年所捨園宅為宮一力難圓又奉聖旨國為添造三清寶殿并北極七元殿仍賜降真慈救觀為額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五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六

流六

奏錄延壽

仁宗皇帝於至和二年染患不豫據三司禮部校定到南嶽嵩陽觀法師王伯初劄子欲上奏北極審其壽曆須是遇庚申日皇帝御札奏章於是夜戌時躬親祈懇於星斗之下來早伯初必知奏章細因後至庚申日皇帝令宮儀副紙筆代寫奏錄至戌時露天燒化次早宣問伯初却云夜來不曾有奏錄到天界恐皇帝不曾親札奏章不專以致難達天關乃用舊書至誠御札奏錄於是夜懇禱燒奏次早伯初纔宣喚便稱慶賀臣已見夜來章奏傳到

北極中天大帝殿下披閱見送真武佑聖院保明更俟七日終獲是驗伯初親見奏章紙共七幅從頭暗念並無一字異同聖意喜悅至七日伯初復見屏退左右奏皇帝臣適在牛女宮銜接聖仗已蒙真武保明仁德合展聖壽一紀之數回至西天門見葛將軍仲重望皇帝不可忘之緣此聖候平復賜王伯初

充在京兩街都道錄住持五嶽觀賜紫乾元洞神法師因而聖意恩慕真武垂恩顯應事迹非常再行催促監當官疾速連換內庭家堂殿閣仍令三司禮部關報合屬去處搜尋真武事迹保奏檢類施行所有延壽感應事

兼西天門葛將軍係皇帝留恩之故今就真武殿右畔亦蓋報恩殿焚修香火

施經救災

南京應天府有上清鴻福宮係太祖興隆建極報天啓聖功德第一處兼大中祥符中真宗東封曾宿是宮夜遇北方真武降現云為官家護駕蒙真宗特賜真武立身金相寶閣及賜御書金字牌至和中冬月軍民瘟疫於鴻福宮興建道場未獲感應人皆惶惑忽夜真武託夢與住持道士任亢之云吾觀南京冬疫宜令印造太上說真武妙經沿門施與患人供養受持任亢之既受聖夢即以散之患者並安適值朝廷有征南事抽差兵馬人數無關其留守司參政諫議大夫沈立具奏朝廷准中書劄降看詳鴻福宮於前朝因顯

聖建真武寶閣自今此冬疫託夢令施經救  
軍民大災及得應副南事今再賜本閣三年  
恩澤一道與道士任允之充管香火道童披  
戴及委南京提點或官殿損漏即行修整

### 靈功呪水

淮陽軍司法陳拱臣未仕時收得一龜其龜  
殼版青翠上披金色綠毛眼紅尾長如小盞  
大養之五七年至拱臣登第其龜忽長盆器  
大好食棗子以竹籬盛之偶夜月明家人戲  
取其龜却變縮身殼約如椀足與一赤斑小

蛇蟠繞為戲時拱臣思惟龜蛇二物所謂天  
關地軸屬真武福神之下至次日看其龜如  
故長大却不見蛇數夜如此拱臣命工銷畫  
真武聖像設大缸淨水盛貯此龜供養後赴  
信陽監修築土牆部轄人夫二十值冬月雨  
雪役夫大半染患倒卧一日拱臣不覺因思  
似夢而見本家大龜告云數年承收養教信  
令為聖上來喚即當昇天却知司法在此負  
憂人夫病患故來報謝請司法備淨水一既  
以楊枝對北面天念呪云天罡天魁立驅

電霧施我陰功狂災速去一氣念三遍用此  
水灑其患者必獲安健他日當承恩龜乃辭  
去拱臣依此呪水灑其患者不移時間皆  
得汗蘇醒其大龜於拱臣得夢日化為一陣  
黑風不見其信陽監城墻修築既畢軍夫不

失性命其功皆承真武龜蛇應合降靈轉運  
使費瓊具錄聞奏續降回旨許於信陽監刊  
石碑及置真武殿修奉香火陳拱臣特除授  
衛尉寺丞轉承奉郎

### 真法浸錢

鳳翔府有豪民鍾守安全家貪財好殺凡事  
欺曲惟玄孫進明自恨難以諫之適值七月  
十五日僧舍作孟蘭盆會見鋪設地獄幘像  
惡相因緣從此悔悟持誦經典將本房錢物  
布施與人忽一日見一道士求化自在心錢  
形貌古怪遂召於市肆喫茶問曰本係何氏  
貫居甚里道士曰姓裴名郭生居武當今到  
鳳翔未曾遇合一人進明曰願求一訣可救  
迷網道士於地上拾得一錢付進明曰牢收  
牢收道士望西而去進明得此一錢認是乾

重之文遂收結在身自後又過一人手擎檀  
香雕裝真武貨賣進明用錢七貫文贖下却  
為本家翁父不喜神佛將就天慶觀道士陸  
元質房寄附供養逐日早晚親到添換香火  
將及十年自覺祈禱靈驗進明一夜狀如沉

醉倒卧於本房明見向者付一錢道士喚云  
汝收吾一錢在身可將救取幾人屈死性命  
以水浸之見我即施必有所應進明至曉方  
蘇遂往見道士孫筠之問真武所出姓氏孫  
君曰真武出身於淨樂國郭氏授業於

太上老君修道在武當山至唐則天時降生  
裴侍郎家斷滅妖童進明聞此方悟得遇真  
武顯化遂聽探街坊見有患熱渴瘟疫狂躁  
投井赴河者遂將此錢往天慶觀取淨水浸  
之焚香於真武前禱祝願降靈氣真法入水  
施人方禱祝次其聖相忽起圓光如火焰燦  
一室之中金光耀遂將此淨水沿門散施  
患人皆安是時傳達郡人盡來瞻禮進明終  
為伯叔兄弟嫌妬多要害拾進明潛取元寄  
真武欲往外處雲遊及真武不動漸次加添

及百餘人擡昇不離案卓不期有國使到府  
 准中書劄子據司天臺奏近有五色祥光出  
 現上至天門合在鳳翔府界有異寶功德尊  
 像委知通以下遍行搜求府司詳度祇有鍾  
 進明供養真武靈異差官往取又只用一兩  
 人連卓座起離進明從本府開具發遣來使  
 管押赴朝廷進奉所進上檀香雕鑿小身真  
 武上殿開封忽迸數道光芒聖駕離座焚香  
 瞻敬權送上清延福宮供養候三司定到事  
 目別作施行

鎮河興福

內殿崇班入內侍省任悅奉勅充秦鳳路  
 軍騎安撫官過潞州渡黃河於半津遇風霧  
 昏暗隨侍吏云此是黃河第一崖門要固燥  
 口北岸是潞州天慶觀分到香火一殿名護  
 國真武院凡經過先拋獻紙馬任悅禱祝靈  
 空過河別具數目還賽發意纔畢雲彩風色  
 豁然平定任悅與一行人俱見一神人現於  
 虛空認其形相乃在京四聖觀塑畫福神真  
 武也任悅就舟便拜起受真武降言如俗交

語乃云此一殿係唐太宗因功臣魏徵撰其  
 砥柱銘建立至今為其處乃是阮口第一險  
 惡疆界從此分吾在此為國家保鎮山河今  
 殿宇墮損蓋有年矣時復下降按伏龍蜃無  
 存泊處吾若不來水燥必壞為國之害不細

切宜記錄不得漏泄機密除奏達聖聰外別  
 與談議立生瘡痘果報言訖不見任悅回朝  
 面奏緣由聖意猶未信任悅不合再舉陳於  
 上前當殿語聲不出繼遭瘡痘之報因而諦  
 信除賜任悅就注在京監官宜令有司立便  
 檢會大唐實錄照應選差殿使前去同潞州  
 守臣重建殿宇御賜鎮安興福為額永作香  
 火祀典

現海救危

信州龍虎山福聖太極觀是漢張天師傳代  
 法籙靈壇第四洞天昨因遺火焚燒經七年  
 逐旋添造惟北極一殿廣大未有檀施忽一  
 日泉州客人到觀設齋計料北極殿材植等  
 數欲一力全造本觀問及設齋造殿之意據  
 稱前宰相陳侍中知廣州泛海歸泉州時高

琬隨行其船將近鄉界忽逆風漂蕩侍中乃  
 焚香禱告虛空願求救護風濤頓息前望懸  
 空一髮頭道者告言侍中到此驚危甚矣特  
 為使轉其風不至漂溺今送侍中一行骨肉  
 早回泉州侍中焚香拜謝敢問甚處聖賢特

現救護誓當銘心篆骨香火仰報答曰信州  
 龍虎山太極觀火焚北極殿宇已及七年未  
 得成就吾係天帥委來尋有緣者今日幸救  
 侍中更不憑疏自侍中便可發心遂於雲中  
 不見送巡之間人船已抵泉州界舉家思惟  
 擊頭聖相必是真武真君顯現救護求造其  
 殿即遣高琬前來驗實高琬復回呈計料等  
 事前後三年起發材植造殿塑裝了畢前宰  
 相陳之純遂具劄奏聞望賜恩額以救危顯  
 聖為名奉聖旨除依所請仍賜度牒十道銀  
 五百兩添助修造並給助本觀常住并侍中  
 慶懺寶殿普設大醮大齋仰報真武垂現救  
 護之恩

何詮遇會

隋有虔州廂軍何詮因隨安撫使張祐之往



南康遊廬山太清觀谷巖洞遇真武生辰會  
父母於瑤玉天嘗蒙申奏揀放逐便何詮從  
此用帛彩畫真武一幀供養合藥貨賣逾五  
七年凡有病者服之皆愈從茲聚蓄資財及  
二千餘貫忽告其妻兒年幼身卑賤彫面作

軍請天祿三十年不曾負國背公幸有宿緣  
得遇真武生辰聖會致蒙國家放令逐便今  
生計豐饒有錢二千餘貫今欲留一千貫付  
汝日給并出貨元藥外一千貫載往廬山天  
慶觀建造法堂七間將畢忽有朝廷使臣陳  
伯虎降香投放金龍殿中侍御史晏良弼同  
南康軍刺史到洞因見何詮捨錢建造法堂  
咸皆歎羨伯虎謂良弼曰有如此事何緣得  
逢朝廷少頃忽有一白鹿於法堂後走上山  
林良弼令人趁蹤入林尋覓左右報言林中  
白鹿不見却有一庵內有軍人在此眠睡聞  
人入林驚起出林而去道衆云此是何詮應  
現白鹿也後使命還朝面奏奉聖旨令檢會  
到昨來江西安撫使張祐之奏何詮遇真武  
生辰因依着詳特贈何詮道號居士仍置影

堂鑄三碑記并立谷巖洞瑤玉天爲瑤玉洞  
天何詮壽八十三於堂後山庵內善終道衆  
就山燒化聚灰骨爲胎就裝塑身供養未及  
半年准國命加贈何詮居士爲應夢虛寂先  
生未知朝廷有何聖驗致此封號

### 吳氏緣合

汀州武平縣令杜珪因失目歸家就醫凡六  
年珪取建州吳育侍中長女其妻自二十七  
歲產難中得道士周明晏符錄救護平安從  
此發心供養真武及持齋戒看閱道經見夫  
雙目全失逐每夜人靜時置備名香淨水露  
天朝啓北方禮七七拜願真武垂慈救珪眼  
患可及二年時值三月三日夜至三更睡中  
見一黃衣道士謂曰心堅不如身淨意重不  
如緣合七日内有人來醫杜珪眼候平復如  
故却來雲蒼相見與我師還却眼債言訖不  
見後滿七日吳氏於門前見一道人扇上寫  
雲蒼道人攻醫眼患吳氏召之遂看夫眼用  
二針於眼兩角并留二藥日進三服水調服  
盡見功道人更不受錢出門不知所之遂依

此服盡其藥一夜杜珪夢見雙目被一小龜  
沿上面來用口舐其眼珪用手拂之驚覺雙  
目俱明乃思醫藥并小龜顯承真武降靈垂  
救眼患後聞妻父吳育判太原府因携妻至  
彼一日出西城郊外因至天柱觀其山名雲

### 蒼步入其山

見一殿裝塑神像被人刮除眼  
目審問知是真武聖像吳氏驚悟前者雲蒼  
相見還我師眼債之說遂一言與父育乃自  
備錢裝修將杜珪前因患眼罷官後遇真武  
應化醫救情由保明申奏保舉注差續降指  
揮吳育裝修雲蒼山塑像了畢申聞別議勳  
贈其杜珪可轉授揚州觀察判官

### 進明顯聖

中書門下三司禮部定到鳳翔府鍾進明曾  
因擇善檀香雕鑿真武寄留天慶觀道士陸  
元質房供養早晚親去香火不缺得遇真武  
教令呪水救人疾病金光煥赫上應天漢致  
司天臺上言其光現於秦分令鳳翔府主有  
古異功德聖像差人取問今是鳳翔府發遣  
到真武臺座奉聖旨送上清延福宮供養外

賜鍾進明除授三班借職即於本家選具體儀朝謝訖不三日蔡惠身死既而鄉社所謂進明死後聖跡顯發析請有驗後翰林學士刑部侍郎孫誠之奉使西蕃於鳳翔府路逢一道士布袍草履前迎誠之曰侍郎命祿不當此權去時須有驚憂迴而必天誠之曰汝是何人故知預事道士曰我本鳳翔百姓鍾進明今為鳳翔府三羅山瓊壺洞主監管玉峰龍潭今乃成半仙列矣適見侍郎頂上有黑氣間有白氣大為不祥必主前路驚憂回國身天誠之再問有斯災禍如何消穰進明曰至危難處但念我本師真武靈應真君專號終獲感護然雖救得離蕃恐歸國終有災言訖忽然不見誠之入蕃受蕃王李希靜燕會因舉題日月出東運設西七字短令無對致李希靜欲令囚之乃於恐懼中默念真武靈應真君數聲有一官人力諫希靜漸息怒意復令放還誠之辭蕃歸京未入界先被隨行察事使臣具奏忽有使臣齋勅前來交割孫誠之一行從人及蕃王回禮表答等責降

為使入蕃辱國特賜藥酒聽勅命甘死無詞忽有使臣齋白劄來特賜孫誠之免死降盡前官責授速惡小郡監臨差使緣皇帝因覽鍾進明顯應皆獲真武慈德委令半仙護國救民不違真武救護故放孫誠之死罪下鳳翔府建鍾進明祠堂為本人帶三班借職身死顯聖元遇真武授記是謂本師弟子其祠合以二殿先後真武許依卿原裝塑進明即以白衣儀相表半仙之位仍贈善導安寂仙君及賜二輔報慈廟為額令本府撰立碑記永示不朽

鄭宿契靈

慶曆二年三月初五日中午書門下據鄭州保奏本州監酒內殿崇班鄭宿在任公正惟祇供養真武侍奉精恪既不曾以諂曲欺誑之事祈求又不曾於諸事背義貪殘恣殺物命凡州民有水旱災疫先於諸處神祠無應若鄭宿齋戒於本家真武前祈禱皆獲靈驗人皆謂鄭宿曾悟聖教密契神靈故鄭州陰受其賜忽一日鄭州於日午間天降風電烟雲

四起於北門裏黑霧盤旋降下無蓋銅棺一具空中但聞音樂嘹亮自知通以下至於百姓盡皆易衣入棺並不容在內其後監酒鄭宿穿執而來方入其棺忽聞振響一聲遂降其蓋輕舉而上仙韶鶴唳瑞氣天香霽而不散其棺冉冉向正北而去次據白蓮山延壽院僧智仁等狀申昨晚山上五色祥雲籠罩聞有樂聲異香芬馥天花如雨墜而復收霧垂甘露約至更盡方息今早集僧眾上看其山中元有一峰號鵬巢兩畔有石巖相離十五餘步今却相合於正北石巖接縫間留一小石門方圓四尺望見裏面有一銅棺山之上下朽木並發芳條一時變為茂林雜花競開鳥獸飛鳴如罩護狀未委事由州司參詳已得昨晚天降銅棺迎去鄭宿因依集當職官吏及道僧前去看驗委實保奏續有回降下鄭州緣鄭宿近出神到內殿朝辭云臣蒙天符差克北極壽限曹副判官勾當每年一次當隨真武下降人間計算世人善惡校量壽限皆承真武保合授記臣恩受皇帝祿賜

特來報謝今勘會鄒宿有無子孫承紹恩澤  
一道遷注供侍骨肉如無即厚給錢帛養贍  
外仰就白蓮山建造鄒宿祠堂以神應府君  
廟為額水為祈請靈跡之處

### 天錫青囊

饒州樂平縣有江州團練判官朱枚並無男  
女枚自父允臨終時謂云今後莫忘真武聖  
堂香火凡遇每月下降至誠供養如遇三月  
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此四日  
每備供養三分精虔祭獻枚自先父囑付不  
曾有違一次適遇七月七日聖降之辰是夜  
燒獻畢約三更以來妻氏夢一黃衣道士以  
石楪盛青囊一枚勸喫既喫覺滿口異香道  
士云此乃天錫仙人之囊自後有胎生下一  
男風骨俊秀五歲記誦聰敏七歲天才通悟  
名應四方可應神童乃應母氏之夢名曰天  
錫朝廷究察得知臣僚亦有保舉遂蒙借授  
大理評事借緋携子天錫上殿說書史並不  
誤講論傳記如流對御題答賜天錫持授假  
承務郎及賜買書錢一百貫更歸修讀候至

十六歲赴闕別聽指揮并父朱枚先借官職  
更不追還并賜朱天錫褒諭文典

### 神化紅纓

信州弋陽縣開絲綿鋪陸中道妻阿張年四  
十四不產中道忽告曰竊知時人多供養北  
方真武凡百祈求無不感驗遂贖得川畫真  
武歸家供養張氏晚夕哀禱雖祁寒極暑未  
嘗暫忘如是六年過一夜中道與妻同得一  
夢與丫鬟仙童事拋綵毬擲空中夫妻仰  
視不覺飛一紅纓入於張氏口中咽下因此  
有娠經十三箇月生一女至十三歲非常端  
正但未嘗言人皆謂之啞女弋陽縣承受信  
州公文為准中書劄子指揮司天臺奏近有  
明星現東南陳國分野正當弋陽縣地里招  
陰貴神仙託凡異相委知佐根問申據本縣  
契勘祇有陸中道家十三歲啞女必是異人  
尋喚到陸中道供析因依申州本州保奏朝  
廷時啞女聞此忽然言語索香湯沐浴換衣  
坐於淨牀告父母云念兒本係天化宮雙女  
宿下善才掌籍天童天女第一名謂之綠霞

瓊女每七周年一次輪降充北極佑勝院副  
判司隨所差巡遊祇備等昨為父母日夜泣  
告天曹求嗣動感真武將因緣簿披檢母氏  
宿本不注胎息蒙真武將父母在世修奉香  
火功先為保明上奏三天然後點兒化為紅  
纓入母之腹為女一紀餘年解免母氏勤求  
之意兒降胎時曹蒙真武囑付處世不得出  
聲雖在父母左右未嘗言話今既限滿又見  
國家文字根括事泄天機慮兒不便告別而  
逝中道與妻遂命工用灰漆封布如塑像於  
真武側逐日香火修持功德設齋答謝真武  
恩慈續後朝廷賜到衣帛官支糧食以表降  
生神聖祥瑞例物候本人語言仰逐時劄錄  
申州再具託化情由回申又准中書劄子徑  
下弋陽縣仰將陸中道家啞女託化全身於  
縣城官地埋墳建亭屋遮蓋別立祠堂塑亞  
女素衣神仙一身贈寂照孝女為額委本縣  
立碑記

### 荆王雙美

唐廣明皇后功德玄都觀年深墮壞道衆累



疏募緣無一抄注自歎如何有此阻障有道  
士王淨淵云本觀有真武像因何未蒙降鑿  
淨淵忽夜夢人挑到金錢入觀堆塚於真武  
殿前交檢即五百貫用馬乘載上天不旬日  
忽有在京燕王位內官令孫惟彥等赴真

武殿鋪設稱為燕荆王獻紙一陌雲馬一匹  
沉香一炷奏狀一封為本官儀國夫人臨產  
憂危時有一道士齋疏來問大王抄題重修  
西應鎮道觀荆王不來云為夫人產憂其道  
士却言有一法即令便產子毋雙美荆王聞  
之大喜云果有靈驗其觀宇獨捨鼎新建造  
道士將硃砂書黃紙符一道燒灰水調令夫  
人服之移刻間誕下一男荆王題疏道士辭  
謝出門遂尋不見夫人云纔服符水眼前有  
符吏判官文衛暗中披一披髮金甲仗劍神  
人一鳴其子隨聲而下又自聞得報言此子  
從西應鎮玄都觀中來急往彼處保扶荆王  
因獻錢馬等并驗本觀贖損還有道士入京  
抄題否道眾云不曾有人入京抄注荆王遂  
齋表奏聞發遣金銀錢帛前去重新修蓋及

准聖旨頒賜度牒一百道添助修造工匠畢  
日設醮慶儀夫人自備奩具貨賣買金裝貼  
本觀三清聖像并真武真像及用綃彩畫真  
武一千軸散入諸宮親王闈朝文武公卿之  
家受持供養其觀蒙聖恩改賜崇靈應聖之  
觀仍立碑記

焦氏一嗣

武安軍觀察使殿前太尉王植妻壽昌郡君  
焦氏一生不產為性樂善慕道專勤香火忽  
一日因往後園觀花果內有石榴樹一枝朽  
死自然生煙火於上焦氏驚忙救之其火乃  
滅於樹前却現一神人圓光赫赫披頭仗劍  
脚踏龜蛇認是真武真君焦氏便拜今日幸  
遇上真伏望慈悲救度真君問曰汝有緣見  
吾今心意有何所欲焦氏曰願求嗣息真君  
曰汝候三月三日來宣化門外祚真觀與汝  
一嗣必得後貴焦氏方再拜時忽已不見歸  
來言與王植至三月三日往祚真觀是日啓  
建真武生日齋會士女駢集忽有一髻頭奴  
子方六七歲拽定焦氏及王植覓錢物焦氏

細看異貌殊俗撫問云俱無父母亦無親屬  
年來多在四向宮觀宿食焦氏從此携歸養  
育自然聰敏至八歲王植作親子奏恩蒙上  
宣問卿常云無子今何有親生之男王植不  
免奏前項所遇真武賜子因依動御驚嗟又

十六

之又問年月不知所生將當年於祚真觀收  
得是三月初三日巳時為憑奉聖旨送司天  
臺定其貴賤據定到王植八歲命合五星并  
室主有武學邊功十六上值淵渠水從正北  
而發祿必有權勢因此蒙御賜王淵為名可  
授右侍禁校尉內殿崇班出身仍許定第三  
越國長公主為親候十六歲別賜納禮成結  
王淵至十四歲又蒙恩加賜閣門祇候隨父  
朝見臨殿試中武舉義萊當賜陪禮十六歲  
納禮冊寶成國親授賓州防禦使駙馬都尉  
奏取聖旨用俸錢并奩具等於祚真觀建真  
武寶閣仍奏請勅額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六